

Londres 18 Mars 1872.

《资本论》方法论研究

Je vous envoie à votre idée **刘炯忠** De Das Kapital en livraisons périodiques. Sous cette forme l'ouvrage sera plus accessible à la classe ouvrière et pour moi cette considération l'emporte sur toute autre.

Voilà le beau côté de votre médaille, mais en voici le revers: La méthode d'analyse que j'ai employée et qui n'avait pas encore été appliquée aux sujets économiques, rend assez ardue la lecture des premiers chapitres, et il est à craindre que le public se fatigue toujours impatient de conclure, au lieu de connaître le rapport 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avec les questions immédiates qui le passionnent, ne se retire parce qu'il n'aura pu tout d'abord passer outre.

C'est là un désavantage contre lequel je ne puis rien si ce n'est toutefois prévenir et prémunir les lecteurs sérieux de vérité. Il n'y a pas de route royale pour la science et ce n'est que par la persévérance seule on a chance d'arriver à ses sommets lumineux qui ne craignent pas de se fatiguer à gravir ses vers escarpés.

Recevez, cher citoyen, l'assurance de mes sentiments dévoués.

Karl Marx.

《资本论》方法论研究

刘炯忠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

(京) 新登字156号

2F86/15

《资本论》方法论研究

刘炯忠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4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50 000 册数: 1-3 500

ISBN 7-300-01122-5

B·141 定价: 5.4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权威的著作.....	1
第二节 关于《资本论》中哲学方法的几个问题.....	11
第三节 从思想史看方法的地位和意义.....	30
第四节 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批判、比较中学习《资本论》的方法.....	40
第二章 《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	59
第一节 关于《资本论》逻辑的引言.....	59
第二节 归纳和演绎的方法.....	65
第三节 《资本论》中归纳和演绎的几个问题.....	84
第四节 《资本论》中的演绎体系	106
第三章 《资本论》中的分析和综合范畴及其方法	124
第一节 分析范畴及其方法	125
第二节 综合范畴及其方法	160
第三节 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	179
第四节 思想史上关于分析和综合的论述	206

第四章 《资本论》中的抽象和具体范畴及其方法	213
第一节 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	213
第二节 《资本论》中的抽象法	237
第三节 从思想史看抽象法	257
第四节 关于抽象中的典型形式和理想形式	273
第五节 中介范畴	289
第六节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305
第五章 关于《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几个问题	316
第一节 《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形成问题	316
第二节 《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几个特点	338
第三节 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的性质 问题	360
第六章 《资本论》中的逻辑和历史范畴及其方法	379
第一节 逻辑范畴和历史范畴	379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	403
第三节 从《资本论》逻辑的主体看逻辑和历史 的一致	413
第四节 从《资本论》中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 地租范畴的顺序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	426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资本论》——马克思主义 最成熟最权威的著作

一、《资本论》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个判官，事实是怎样，历史作出的反映、判决就是怎样；它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证明了它是客观的真理，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在不择手段，恣意对它进行歪曲、攻击。早在马克思在世时，意大利的庸俗经济学家阿·洛里亚就宣称，他在《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中“证明《资本论》已经过时”^①，为此遭到马克思的指责。恩格斯在驳斥洛里亚的谬论时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建立的坚固大厦”^②妄图用几句话就把它“粉碎”，这是做不到的。从《资本论》的问世到今天，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尽管世界风云变幻，多少思潮、流派像“走马灯”那样一闪而过，唯独马克思主义及其《资本论》，在各种狂风恶浪中，巍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6页。

然不动，青春常在。人们常说，书有书的命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有自己的命运，但它的命运不是注定、也不是法定的，而是由于它自身作为客观真理的存在、力量决定的。

1.首先，《资本论》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全部著作都具有“极严格的科学性”、“严密的科学结论”（恩格斯语），以及极严密的理论体系，始终保持着观点、方法的前后一贯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部著作中，“理论上的结论已经完全被事实证实了”（马克思语），说明《资本论》是一部观点和材料、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的科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权威的著作。它的诞生，不只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具有全副理论武装”（列宁语），在无产阶级思想史上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时代。

2.在《资本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当然是不会“过时”的，就是它的经济学等理论观点，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为它所作的分析、概括不是一般的分析、概括，而是对时代主题所作的分析、概括。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时代，资本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剩余价值是这个时代主题的结果。恩格斯指出，《资本论》作为一本“论资本的书”，它深入剖析的正是这个主题的内脏，揭示的是它的内部本质、发展规律；它科学地证明了，资本，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只有懂得了资本，才能懂得这个时代及其精神。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对立面是劳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关系依以旋转的轴心，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实质；它们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所谓剩余价值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资本和劳动（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这两者都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的基本问题。懂得了资本，才能懂得劳动，懂得资本发展的动向、趋势，

就是走向新的时代——劳动的时代；《资本论》为之论证、讴歌的正是这个新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代）及其到来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论及《资本论》在这方面的历史意义时，毫不夸张地说：“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①工人阶级把《资本论》看成是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武库”，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

3.从1898—1900年开始，世界的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在资本发展的这个新的阶段即垄断阶段中，不容否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马克思曾通过自己的地租学说，以具体的实例发展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垄断的学说，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垄断的经济特征，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是以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垄断为基础的，“唯有资本的垄断使资本家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②，说明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虽然是有它的新的特征，但却不能否认它是在一般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只能说，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发展进入信息密集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所谓按照“信息化”、“计算机化”运转的方式，出现了“微电子革命”，在生产上出现了专门化、自动化过程的系统等等新现象。尽管是这样，原则上也丝毫改变不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实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页。但是【英】托姆·博莫尔却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完成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部分”的“分析”工作（《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资本论》所作的毫无根据的评价。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7页。

但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却借上述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把资本主义社会矫饰成已发展为什么新社会，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等，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进行“创造”（实即伪造）呢？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由于面临社会制度的危机，或者说结构性的危机，为了对这种危机作出解释以及寻求对策，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兴起了一股未来学的新思潮。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关于“后工业社会”思潮的提出。他们把社会的发展区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认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标志是，从以生产物质财富为主的“工业社会”发展为以知识和信息为主的“后工业社会”，这样就不存在什么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定性的社会划分了，从而也就不存在什么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与斗争了。正是因为这样，阿隆在谈到他为什么要摒弃“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时指出，由于“工业社会”具有“技术的、科学的或合理的社会”的最重要特点，所以，“我选择了‘工业社会’的名称取代‘资本主义’作为主要的历史概念”^①，拉尔夫·达伦多夫提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为的要摒弃“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积极主张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由于这种新社会的来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了，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已没有什么意义，“意识形态就与此无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也淡薄了；而且，如果谈到最佳方案和最大限度，那就根本没有区别了。”^②由此可见，他们提出所谓“后工业社会”之类的新社会形式，为的是要熄灭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关

① 〔法〕阿隆：《关于工业社会的十八篇演讲》，伦敦，1967年，第235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7—88页。

于这点,日本学者笔坂秀世指出,所谓“高度信息社会”是个模糊的概念,一般指信息或知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比物质财富起更重要作用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提出及其解释,是一种为资本辩护的战略。他说:“目前,统治阶层所说的‘高度信息社会’论,其特征是把这种进步作为打开资本主义结构危机的‘出路’的垄断资本的战略。因此,‘高度信息社会’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危机,是从意识形态上粉饰资本主义制度,使人表面看来似乎资本主义制度在将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①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信息社会”云云,是一种掩盖“垄断资本”的战略。早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从方法论上揭露了,作为实证主义辩护论的手法是,借助于个别的、具体的特点、特征来抹杀事物的内在本质。他指出,庸俗经济学家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②,也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当然,这种借助改变事物的名称来改变事物的实质、本质的诡辩手法,归根结底总是要被人们揭穿的,是徒劳的,借助诸如“后工业社会”的名称也并不能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本性。

我们知道,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它是这种社会定性的最根本的标准,因此,资本的本性就始终贯通着资本发展的各个阶段。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并不会改变资本作为资本的本性,正如马克思一再指出的,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依然是资本作为资本的本性、“生活的本能”。作为专门“论资本”的

① 转引自潘培新、亦舟编:《信息社会论和新技术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71页。

《资本论》一书，依然是认识资本发展的这个新的阶段的经济学基础，不懂得《资本论》所论的资本，就不能从基础上懂得帝国主义，特别是它的本质、本性。同样地，不懂得《资本论》所论的资本，就不能从基础上懂得正如前面提到的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各种关于新社会的理论的社会基础及其实质，说明《资本论》一书在我们的时代，无论是从它的理论还是方法来说，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美国经济学家 R. L. 海尔布鲁诺（又译：海尔布隆纳），虽然不是从帝国主义的意义上而是从《资本论》仍然适用于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实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迄今为止，它仍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严肃、且最具透视力的批判理论”^①。他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承认，不只是《资本论》中的方法，就是它的理论也并没有过时，而且是“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最具透视力的批判理论”。保尔·马蒂克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一书中也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的资本分析证明了具有极大的预见力量。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遵循它的发展的总轮廓。实际上，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发展的过程从来没有被否认过；其他的解释只是说明这种趋势的不同道理。”^②他在这里实际上认为，《资本论》的理论也适用于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它“具有极大的预见力量”。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两人不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包含一种方法论和若干理论”，而且认为，“马克

① 【美】R. L. 海尔布鲁诺：《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九龙志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303页。但是，印度的梅赫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当代联系》一文中却说什么，“凯恩斯以后的资本主义真正成就改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根据”（《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3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

② 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3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1页。

思的《资本论》继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①。这里不是一般地承认《资本论》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而是承认它的最高统治地位，不管他们这样承认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毕竟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着的。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直接攻击《资本论》的学说没有成功，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它的生命力。例如当代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阿·熊彼特（又译：熊彼得），在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的同时就不得不承认，“由于不能致命地摧毁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②。当然，在昭然若揭的事实面前，拒不承认《资本论》的强大生命力、理论威力，也是大有人在的。作为现代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凯恩斯就这样说：《资本论》已成为“古老的经济学教科书”，它“在科学方面是错误的”，“对于当代无意义，也不能应用”^③。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还打着“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评价其前人”的旗号，妄图翻《资本论》所取得的崇高地位的案，宣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他的经济学是最不持久的部分”^④。在他看来，只要撼倒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干即《资本论》，就可以整个地推翻了它。从上述的事例来看，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始终是在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著作看成是自己的主要对手，他们一千次地像美国经济学家A.A.贝利所宣称的那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并且已经被驳倒”^⑤，

①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10页。

② 【奥地利】约·阿·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③ 【英】凯恩斯：《佩斯内欣论文集》，伦敦，1931年版，第300页。

④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0页。

⑤ 转引自【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又总是要一千零一次地再来和它辩驳。另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攻击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经济学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拚命创造出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充分估计到了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关于这点，凯恩斯有一段经常为人们引用的话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①这里的说法，仔细推敲起来，不免有点过分夸大了思想的力量。因为，首先是阶级及其物质力量的统治才是思想力量的统治，但是，从他立论的本意来看，却充分地表达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其所维护的社会制度、阶级利益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的苦心，他们并不是什么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过时”。对此，值得我们警觉、深思。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②

二、《资本论》为社会主义作论证

从方法论上阐明这个问题，不只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资本论》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理论威力的理解，而且可以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加深对学习《资本论》的直接现实意义的理解。

1. 首先，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说，它的

①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中文第二版，第362页。

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思想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归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归根结底是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事业服务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恩格斯语）；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归根结底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并为它作论证的。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关系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哲学**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提供哲学的基础和论证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它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提供经济学的基础和论证的。为了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的理论上一番功夫，认真搞清楚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我们不能把理论上的失误和行动上的失足直接加以等同，但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引下行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就常常成为后者的先导了。

2.就《资本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作论证时所采取的方式、形式来说，是理论的、逻辑的；但是，这种论证的内容则是建立在对全部资本主义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谈到《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时说，这部著作的每一个结论都是从事实出发的，都是按照必然的规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现实的例证。可以说，在《资本论》中表现出来的理论逻辑只不过是历史逻辑（客观逻辑）的反映、再现。从内容和方法来看，《资本论》的逻辑总是严格地限制在“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恩格斯语），因为，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只有这个领域是在人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领域，在这个领域

的基础上产生的规律是“铁面无情的规律”（马克思语）。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一年，论及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特点及其方法时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道德感”、“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学规律”的认识和论证上，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同空想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主要之点所在。列宁高度评价了《资本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认为在它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结论，完全是而且仅仅是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得出的。马克思关于这个必然转变的科学论证，不只是证明了资本主义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的论断的正确性，同时也使关于确立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式具体化了。

《资本论》不只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上给社会主义的产生以“铁的必然性”的证明，而且正如列宁所说的，它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理论，从而说明《资本论》同时又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它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运动规律中，就逻辑地包含着一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或者说，一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是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所作的总结。因此，从哲学、经济学的角度学习《资本论》中的方法时，本身就包含着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顺理成章，十分合乎逻辑的。那种认为学习马克思在上一世纪写成的《资本论》，会导致脱离当前的社会主义现实，是毫无根据的。

3.《资本论》一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作论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方法论来看，首先要有唯物辩证的方法，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在这里，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清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表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

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①马克思也指出，庸俗经济学家对价值概念一无所知，说明他们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因为，不懂得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就不能懂得它的价值理论，就不能懂得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说明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在70年代，德国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利·冯·西别尔发表了几篇专门攻击《资本论》基本原理的文章，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必要劳动，而是由“物的效用”决定的，表明他既不了解《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也不了解它的方法。约·狄慈根对他进行反驳时，也同样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像《资本论》这样坚硬的果实，特别是它的价值理论，资产阶级的学术发言人无论如何是啃不动的。在《资本论》一书问世后，狄慈根不只批评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在打破它对这部巨著采取沉默来抵制的做法，正是他继施韦泽、恩格斯之后写了关于《资本论》的第三篇评论，表明当时“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但在工人阶级中正在兴起对理论的兴趣，欢迎代表工人利益说话、启示社会主义前途的巨著；而且还表明了，工人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掌握像《资本论》这样深邃的理论著作的。那种认为这部巨著只能在学院中讲授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

第二节 关于《资本论》中哲学方法的几个问题

探明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理论威力之后，就可以进入探讨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0页。

书探讨的主题——《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导论》中指出的有三点。

一、不容否认《资本论》有自己的哲学方法

1. 本书所探讨的《资本论》方法，指的不是任何一种方法，而是在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一般的哲学方法，而且是通过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成功地解决了普遍方法和特殊方法相结合的普遍方法。掌握这个方法及其特点，对于正确掌握整个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来说特别重要。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说，该书所运用的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列宁论及这个问题时也 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①。在《资本论》中的方法包含着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就是在资产阶级的学者中也是有人承认的。伊格斯尔论及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时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批判既是哲学性的，又是经济学性的。”^②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 A. 施密特在论及为什么说马克思的思想是“最哲学的”问题时指出，并不是因为他“使用了哲学家们的传统的经院术语”，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阐述了哲学思想。所以，施密特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他“更多地参照了中期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参照了《资本论》的‘草稿’”^③。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即从施密特注意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具有哲学性这点来看，他的评论有合理的思想；但是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中文第二版，第39页。

② 〔美〕伊格斯尔：《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③ 〔联邦德国〕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